



孙方友小说全集

孙方友新笔记小说

主编 墨白 方亚平

陈州笔记

卷
三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大地传媒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

孙方友小说全集

孙方友新笔记小说

主编 墨白 方亚平

陈州笔记

卷
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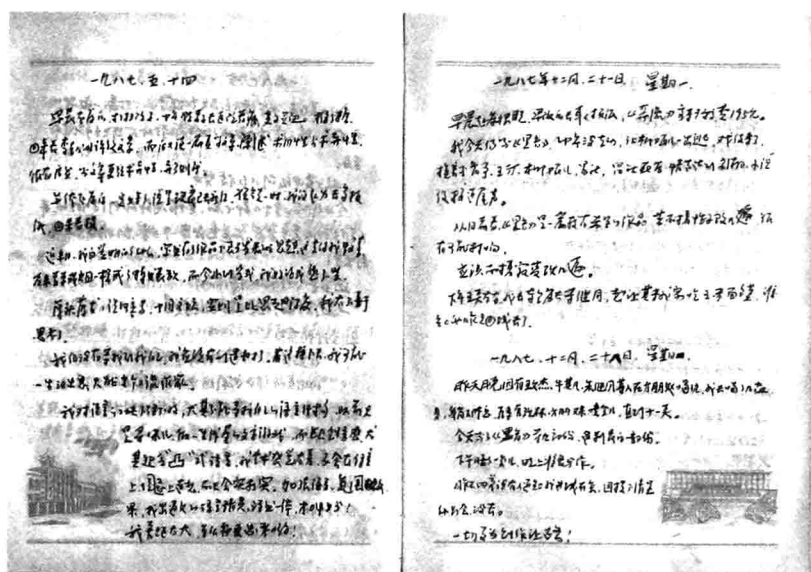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
大地传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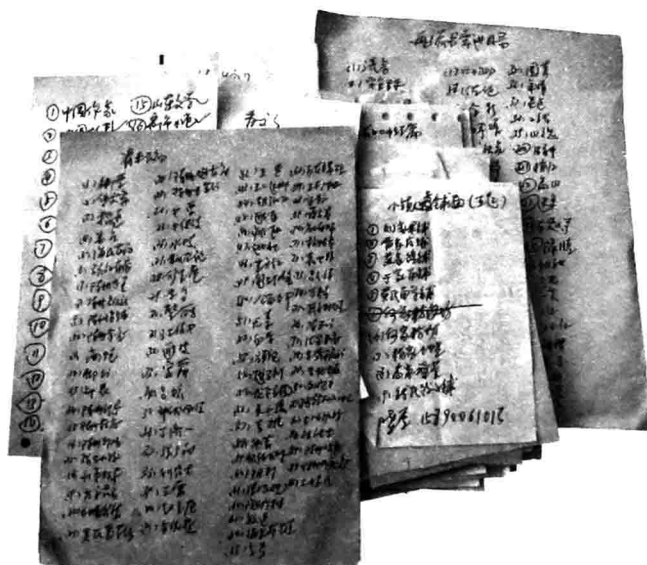
河南文艺出版社



2011年6月，郑州，第四届小小小说节，荣获小小小说终身成就奖



手迹：1987 年日记



手迹：记在各种纸片上的资料



父亲孙多喜，20 世纪 50 年代



2000 年 8 月，在电视连续剧《鬼谷子》的开机仪式上



1998 年 9 月，周口家中，帮夫人做家务



1991 年 5 月，郑州，在创作会议上发言，左起：孙方友、郑克西、林斤澜



2005 年 9 月，荷兰阿姆斯特丹

目

录



1000

云龙端砚 / 3	红案 / 52
赵振沅 / 8	仙乐 / 56
陈一侃 / 13	蒋继先 / 60
常子愚 / 18	冰鱼 / 65
张腾欢 / 23	沙颍书院 / 73
海氏花局 / 29	方化舟 / 78
元宵 / 34	秦中华 / 85
任先丕 / 39	越王剑 / 91
花事 / 44	帅府 / 95
金立宪 / 47	丁济一 / 98

2000

雪碧 / 103	女票 / 141
李纯阳 / 106	空慧 / 145
吕南 / 112	柳毓秀 / 149
白向臣 / 117	冷若雪 / 153
鳖厨 / 121	会文山房 / 157
花杀 / 125	伍川民 / 161
吕娘 / 130	童票 / 165
尚仁枫 / 135	宋昭 / 168

2001

王子由 / 175	沈上海 / 196
吕庆广 / 179	画谜 / 203
红绣女 / 185	陈州莲 / 207
陈州烟火 / 189	展氏菜行 / 211
荒劫 / 193	陈州戏班 / 215

2002

陈州布老虎 / 221	皇庄 / 237
奇破 / 224	天顺恒杂货店 / 240
乔局长 / 227	美人展 / 243
新娘彩彩 / 230	湖北帮 / 247
竹匠铺 / 234	脚行 / 250

罗氏番菜馆 / 255 戏奸 / 263

方恒惕 / 259

2003

张家酒馆 / 269 贪兽 / 278

王襄 / 272 双哭灵 / 282

母爱 / 275

2004

商幌 / 289 葡萄 / 314

陈州龙舟 / 294 穆斯林饭庄 / 317

童义仁 / 298 杨玉树 / 321

断指王 / 303 高茂林 / 325

张记布店 / 307

2005

生脉散 / 331 赵氏姐妹 / 348

贾知县 / 335 修真庵 / 355

张三水饺 / 339 黄金赢 / 360

陈州茶园 / 344 试堂 / 363

2006

-
- 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茗香楼 / 371 | 意外 / 398 |
| 瑞竹堂 / 377 | 败家子 / 400 |
| 恒源堂药店 / 383 | 三不见 / 404 |
| 听琴图三彩枕 / 388 | 马老大 / 410 |
| 封国栋 / 393 | |

附录

孙方友作品转载目录

(孙青瑜、马莹收集整理) / 419



1999

+ 云 龙 端 砚 +

陈州赵家为名门，祖上曾做过清初翰林院编修。到赵甲封这一代时，已家道中落，只剩下空空一宅。

但是，赵甲封有一宝砚——云龙端砚。

端砚是唐宋时期的四大名砚之一，历来为文人学士所珍爱，特别是有眼端砚，更加少见，故被古董行家称为“眼多一个，价高一倍”。而赵甲封家的云龙端砚为两眼砚，且雕刻精美，质地细腻，可谓价值连城。

赵家云龙端砚外呈不规则的圆形。缺陷部分琢成圆形花瓣样式，直径约 15.5 厘米，厚 2.2 厘米。正面上端有三分之一的宽度，浮雕出山川大泽。川泽过渡自然，浑然一体，云蒸雾绕。在川泽的右边，有一巨龙一声长吟，跃出山谷，去追赶一颗闪着火花飞动的三彩宝珠。龙头与两前爪已经现出，嘴上的髭须迎风飘动，龙身与尾部尚隐于山川之间。三彩珠有黄豆粒大，高出砚面少许，实际上是一顶天然的鸡眼形的玉粒雕成，制砚行话叫作“眼”，有几个眼就叫作几眼砚。此珠不但颜色与砚面迥异，而且天生的滚圆，淡青色中又有一个深黄色的小点，宛如鸡眼的瞳孔。

珠周围浮雕出四条火焰纹，把珠衬托成一个飞滚的火球。龙头上还有一个小眼，颜色与宝珠同。制砚匠师把它巧妙地刻成眼珠，使龙变得格外精神，整体效果和谐生动，充满灵动之感。

此砚还有一奇，即山川及砚的周边部分都是暗紫色，而中间砚面部分则呈淡紫色，色调差异明显，而且交界处泾渭分明。砚的背面还雕出了大片的流云纹，所以称其为“云龙端砚”。

在赵家鼎盛之时，极少有人敢打云龙端砚的主意，现在赵家衰落了，云龙端砚便成了收藏家的“追求”和“奢望”。古董商们更是趋之若鹜，四处打探信息，尤其是对赵甲封的行动，几乎已到了监视的地步。

除去收藏家和古董商青睐那台云龙端砚外，还有两种人对它垂涎欲滴。这两种人就是盗贼与土匪。

盗贼若想得到宝砚，办法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偷。防备这种人，只需把宝物放严密就行了。而土匪得到的方法却很多，让你防不胜防。当然，土匪想得宝砚所需的办法也无外乎三种：一是抢，二是绑票，三是号。三种办法相比较，要数“号”比较文明。“号”就是号物之意。一个“号”字，内里大有学问。比如一座宅院，县太爷说要买了，别人就不敢再伸手。这里既比金钱又比权势。陈州名匪陈三刀就用“号”的手段得到过不少稀世珍宝。

陈三刀，字兰波，名一恒，出道前是位穷酸秀才，有一年被豫西名匪路老九绑票无钱赎身，便入匪道当了路老九的师爷。路老九死后，他逃出匪巢，本想再发愤求得功名，不想被人揭发出黑道之事，被逼成匪，自拉一杆，在陈州称王称霸起来。陈三刀不但满腹经纶，还有一笔好书法，连绑票送人的帖子皆被人收藏，人称儒匪。他由于爱书法，很喜欢收藏名画和古玩。尤其是对古代名

砚，更是爱得成癖。因为他胸中有文墨，对众人皆知的名宝，从不生拿硬抢，说是怕伤了宝物的灵气，所以多用“号”的手段弄到手。当然，“号”的前面是冠冕堂皇，后面却是杀气腾腾的威胁。往往是先放出风声，××已被陈大王看中，无论何人用何种手段弄到手，必得孝敬陈大王，否则，百日之内你将有血光之灾！人生在世，平安是福，谁也不愿因一件古玩而落个家破人亡。比如赵家的云龙端砚，它就是价值连城，总比不上一家人的性命宝贵。于是，当陈三刀把云龙端砚一“号”住，像是“姜太公在此，诸神退位”一般，再没人敢向往那方宝砚了。

赵家败落之后，赵甲封为保住云龙端砚等山穷水尽之时卖个好价钱，整天东藏西放，还觉得不牢靠，生怕盗贼白手拿鱼。现在陈三刀一放风，像是给云龙端砚罩上了一层血光，就是放在大门外也没人敢要了。

陈三刀放风不久，便派来了中人，问赵甲封是否愿意出售端砚，如果想出手，陈大王愿掏银买爱。赵甲封沉吟了许久，说：“既然陈大王想要，那就该让他自己来当面谈价。”

赵甲封虽是个破落子弟，但脑瓜并不“破落”。他很狡猾地在这里埋了一手，心想陈三刀再凶，但属邪，我赵家虽穷了，但仍是一团正气，自古邪不压正，只要你敢于光天化日之下来谈价钱，我赵某就敢奉陪。

可出乎赵甲封意料的是，陈三刀得砚心切，不但来了，而且还是一个人来的。他走进赵府的时候是一个上午，只是化装了一番，一副商人打扮，很气派地走进赵府客厅，要求面见主人赵甲封。平常赵甲封只是听说过陈三刀，可从未见过，一听说来人是陈三刀，面色白了许多，差点儿吓软了双腿。相比之下，陈三刀倒显得毫不惊慌，谈吐高雅，举止大方，扫了一眼赵甲封，笑道：

“赵兄不必惊慌，此次进城，小弟未带一兵一卒，只想得到云龙端砚，夺赵兄之爱。”言毕，从怀中掏出一锭金子，放在几案上，抱拳道：“一点意思，请赵兄晒纳！”这下，更使赵甲封惊诧不已，因为云龙端砚虽然宝贵，市价也只不过几百两纹银，而万没想到陈三刀出手如此大方，竟拿出沉甸甸的金子来换取端砚。常言说：一金百银。自从赵家败落之后，金子早已成了家人的梦想。你看，现在又回来了，多大的一坨！反正端砚早晚要出手，卖给谁都是卖，何不送个人情，免得放着它提心吊胆！思路一畅通，赵甲封便再不迟疑，跑进密室，取出那方云龙端砚，揭开红绸，交给陈三刀，然后取回金子，算是两清。那陈三刀一接过端砚，顿时双目发光，仔细看了，见是真品无疑，笑了笑，站起身，道了一声谢，便走出了赵府。

望着陈三刀走出大门，赵甲封才算松了一口气，用手掌托起那锭金子，对着太阳细照，见金光闪闪的，又用舌尖儿舔了舔，一股金味儿，但仍然不放心，到灶房内朝炉火里一撂，点火烧了起来。不想刚烧了一会儿，赵甲封突然闻到一股异味儿，急忙扒出那锭金子，一瞧，早已变成了黑坨坨。

赵甲封大呼上当，连骂陈三刀不讲义气。正在气愤之时，忽听大门外又有人高报，说是陈大王带着一帮人已到府内。赵甲封一听，如炸雷击顶，知道先来的那位定是一个假货，连呼上当，懊悔得摔头都找不到硬地。最后，赵甲封捧着那锭假金子哭着走到前厅，向真陈三刀诉说了假陈三刀用假金锭骗走了真端砚的经过。陈三刀当然不是笨蛋，一听便知赵甲封所言是实，愤怒万分，一拳砸在茶几上，骂道：“竟有人敢冒充老子，抓住此人，定要碎尸万段！”

只可惜，来人骗术高明，利用赵甲封对陈三刀的畏惧心理，轻

而易举地取走了云龙端砚，实为骗界高手。如此狡诈老练的骗子，连县衙都对他无奈，何况陈三刀乎？于是，云龙端砚失踪一事便成了悬案。

可令人料想不到的是，陈三刀死后，云龙端砚突然又在陈州出现。更令人料想不到的是，它的主人仍是赵甲封！

有人说，当年赵甲封为迷惑陈三刀，故意演了一出戏，保住了云龙端砚。

有人说，那个假陈三刀是个文物迷，生怕宝砚落到匪徒之手，便提前下手取走端砚，然后又悄然还给了赵甲封。

真真假假，至今没人说得清个中原委，加上赵甲封一直守口如瓶，直至瞑目，未露半点儿真情，便使此事又成了陈州一谜。

1999年1月